武備志

武備志卷二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 四終

諸葛亮討南夷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祗如此卽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

不如此不得永逸

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夷人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

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令敢陸攻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夫幾果退、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魏主叡聞亮在漢中欲大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背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鎭守南方遏遇水戰凡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

言深
味智

不可思

不知慰解時已省許多自于矣

險亦足以鎮靜疆埸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乃止

魏孟達初爲文帝所寵至是心自不安數與諸葛亮通書陰謀歸蜀魏興太守申儀密表告之達惶懼欲叛時司馬懿鎮宛以書慰解之潛軍進討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擒達

此著利害較然乘此不過五千士耳何遂以危而不從

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爲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

妙在無鬬

據箕谷魏使曹眞督諸軍守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旣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睿如長安使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

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爲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流涕臨祭撫其遺孤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先是裨將軍王平連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偪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請自貶三等

照名之工逆能困亮夭十人不可量加以

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十二月亮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塡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爲地穴、欲踴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吳尋退還寵以爲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

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中伏弩而卒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伏兵阜陵以俟之凌騰布書請兵迎之征

將軍滿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欲避禍就順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又勅留府勿與兵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魏主叡欲召寵還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勳方岳二十餘年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窺可令還朝問東方事以察之叡從之至是體

氣康強乃慰勞遣還

吳陸遜引向廬江魏人以爲宜速救之蒲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況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絶不來尚欲誘至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時吳人歲有北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然後圍解賊往甚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宜立城徙見兵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

而斷其歸路於計爲便蔣濟以爲如此旣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烟而復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刼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矣魏主叡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引賊遠水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乃報聽之

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衆中

假妙

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
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
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丞相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
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
誠爲可憂若西止五丈原無能爲也郭淮曰亮若
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
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
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

不仲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犯焉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賊欲資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候其疲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散騎常侍劉劭曰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道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惶怖遁走

魏家三代知兵怪哉明帝又勝其父

不戰自屈矣寵又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至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勅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叡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於權爲魏

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速其去遜未答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怖而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兵上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赴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往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亮懿相持久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怒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仗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何也對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八月甍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

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着軟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著履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

魏主叡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者或以為兵多難供叡曰四千里征伐雖云任奇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

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北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

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日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掩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爲之是以

四千里伐人而反飽于城中其時餒運可想

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餓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叡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八月使其相王建

楙甫請解圍郄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使退舍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决就死矣不須送任旣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

口令屯田多積不有甚於此者

觀、

魏欲廣田畜穀于楊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幷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

亦以六地肥耳

夏侯與曹本一族竟爲姻婭

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逮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魏征西將軍夏侯玄曹爽姑子也辟李勝爲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執多張旗幟彌亘

百餘里不絕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姜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歆守之聚羌胡質在侵偪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

不必人聽而自潰

還路淮從之進軍兆水維懼遁走安等降魏

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爲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叶陸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表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惶懼遂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親附遂以免罷

魏王昶言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釁擊之司馬懿遣新城太守陳泰襲其秭歸荊州刺史王

基向夷陵昶向江陵昶引竹絙爲橋度水擊吳軍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至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陳泰亦破吳兵降數千口

魏王淩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私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下赦赦淩罪又爲書諭淩巳而大軍掩至百尺淩

勢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
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
夾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劉略守之魏諸葛誕言
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
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
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鎮南毋丘儉各獻
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爲寇六十年
君臣相保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據

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城之守與戰相遠羅洛重密間諜不行而舉大衆臨巨險以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長策也惟有進軍大佃策差完牢可詔祖遵等擇地居險三方並進奪其肥壤使還瘠地一也兵出民表寇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洛遠設間諜不來四也賊退則守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士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

從詔祖等三道起兵祖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誕攻東興各將兵四萬恪救東興遵等作浮橋以度陳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奉與呂據爲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君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盾倮身緣塘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噪斫破其前

屯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蹈籍溺、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昶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過也、諸葛誕之字也、師未出軍、曾諫伐吳、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雁門新興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策、是以人皆愧悅、

吳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

可大獲也恪從其計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强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於麥非深根之寇且謂我幷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

其言閑雅雖以欺人吳人何太一心也

城委吳泰、至洛門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揚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城雖陷、尚有不欲降者、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吳人聽之、特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闕為二重、明日謂曰、我但有鬭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軍病

者大半死傷塗地恪內惟失計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忤恪恪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計不用策馬奔魏魏諸將伺知其兵已疲乃進救兵七月恪引去士卒傷病流曳頓仆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而怨讟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魏文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毋丘儉素與夏侯

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兵五六萬衆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爲遊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之、其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自行、肅又與尚書傅

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脅，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復勅基停駐，基曰，

與王肅問意

格言

儉等詐謀已露、衆心疑沮、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略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為措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之四十餘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濦水、閏月次濦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

北說亦是

虜而遠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基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少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

趨樂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爲、其子鴦年十八、勇力絶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鴦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目出、啓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

數日中也、欽殊不信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橐皋、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愼縣、人就殺之、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枹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

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
經新敗蜀衆大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
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
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
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
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
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
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
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

大臣憂國當如此矣

秋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祈山各當有守彼專

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從南安因食羌胡穀若趣祈山熟麥千頃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祈山聞艾有備乃回趣南安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死者甚衆

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琳斂屯田兵十餘萬及新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次等與文欽同救誕六月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使

將軍王基陳騫圍壽春圍未合懌等將衆因山乘險突入城昭勅基斂軍堅壁基屢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屯安豐爲欽外勢詔基轉據北山基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報聽於是四面合圍塹壘甚峻擊欽異皆破走之秋吳孫綝大發卒出屯護里復遣異等解壽春之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綝綝使異更往異以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而還綝既不

能援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吳人咸怨昭乃縱反間言救方至大軍乏食勢不能久誕益寬恣食俄而乏糧外救不至蔣班焦彝誕謀主也言於誕曰宜及衆心尚固幷力決死攻其一面猶有可全坐守死無爲也誕不聽欲殺之班彝踰城出降全懌兄子輝等得罪於吳奔魏司馬昭作輝書告懌等說吳因懌等不能援壽春城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遂帥其衆出降文欽教諸葛誕決圍而出不克復還城中食盡降者日衆欽欲盡

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
殺欽欽子鴦踰城自歸于魏軍吏請誅之司馬昭
曰欽子固應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
是堅城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
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爲將軍賜爵關內
侯城中皆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昭初圍
壽春王基等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攻之必力
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
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

將能爲
此言帝
之可也

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輕
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
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
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
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
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
之昭欲遣諸軍因釁擊吳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
東關之勝以圍新城衆死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
輕兵深入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　應

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彌、是修備設慮之時也、昭乃止、以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楊州諸軍事、

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為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於四海也、昭善之、遂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兵差難、不如

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城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地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爲鎮西將軍督關中鄧艾以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

會本建直指空盡之策顧中變而爲艾所用耶

寢其事羣臣莫知、

魏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趨成都、緒以西行非奉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

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退住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爲琅琊王瞻斬其使列陣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斷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

初鍾會以材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漢、西曹屬邵悌曰、會單身赴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笑曰、我寧不知此耶、蜀數爲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反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預怯則智勇俱竭、強使之適所以爲敵禽耳、惟會意與人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不須憂也、及昭將之長安、

高出人一等

怫復曰會所統兵五六倍於艾但可勑會取艾不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耶雖然所言不可宣也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否我答言如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耶我到長安則自了矣後會都如其所料俱蜀漢後主

吳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鍾離牧為太守時魏已遣郭純誘動諸夷進攻酉陽郡中震懼胡吏以為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宜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

人民當及其根抵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凡千餘人純等走散五溪皆平

吳陸抗聞步闡叛急遣將軍吾彦討之而晉遣荆州剌史楊肇迎闡羊祜出江陵徐胤擊建平以救之抗勑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溪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禦晉兵晝夜催切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闡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勢固糧足凡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之不可

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始合而祐兵五萬至江陵諸將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進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帥衆赴西陵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過水以絶寇叛祐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卽决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

對之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遁抗欲追而慮闡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將追者肇衆洶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又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俱晉武帝附入

所謂將在外專制之可也行于末

武備志卷二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晉一

晉王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爲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王濬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曰屯兵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

世更是要著

祜如此著數便可不勞而服吳惜遇抗對手耳

輒召設或見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舉典造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與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爲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

戍藥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而責之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彼之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謀數侵盜晉邊抗上疏切諫吳主不從

杜預至鎭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耻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留憲代之

江大鐵鎖少此計木拙

正月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上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夷道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連破至武昌降之預與衆

大臣哉

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幷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

愼已免咎四字看破千古儒人心事

悌敗死、楊州別駕何惲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愼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之、渾果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令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檝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詔令乎渾不聽、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主

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濬舟師過三山渾遣信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梁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通涼州討此虜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

此法宋已不傳近世始有得之者實可開千斤

曰云何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揀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率其衆西渡溫水虜木機能等以衆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扁箱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絃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衆歸

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戎沒骨能等

與木機能等戰斬之、涼州遂平、俱武帝

長沙王乂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

大敗、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

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

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

軍食、乂既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攻之不

利、顒進逼京師、公私窮跛、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

城而巳、驃騎主簿祖逖言於乂曰、劉沈忠義果毅、

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沈發兵襲顒、顒窘急必招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從之、沈奉詔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惠帝

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眷與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衆決勝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爲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

以忕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則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既而疾陸春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軍門爲勒衆所獲疾陸春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疾陸春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皆勸勒殺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

勒知大勢便有帝王槩

無佹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心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遣石虎與疾陸眷引歸王昌亦還薊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由是段氏轉心附勒浚勢遂衰懷帝

勒纂嚴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

當其[illegible]浮至此聞雞起舞何爲耶

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効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巳降當襲平陽除僭逆三月勒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

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聽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即送襄國

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

至此訪不失鎮爲妙

以身免、俱懸帝

鄭攀杜曾等、相與拒王廙、廙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陳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

本意只是以逸作勞

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

李矩守滎陽、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馬牛、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還、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卽棄而走、豹兵又饑、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

所以

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
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
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
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
桑撫納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
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
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
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
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

更妙　如折之與秸皆對手也

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於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劉曜圍後趙洛陽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

不唯犢宜如是亦料曜必守洛陽故先為此言

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喝謂光曰、曜盛兵成皐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皐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恐訾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

左右或諫、曜以爲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
趙鋒交戰、擒羯送之、曜聞之、知勒自來、色變、使
撤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
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
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
門、勒躬貫甲冑、出閶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
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
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爲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
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

趙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拒之、敬退屯樊城、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偵者至、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撫以為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毀襄陽、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撫坐免官、

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度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禦寇者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無所倚、

如此方謂之識微

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也若羯虜有可乘之會又不資於此矣

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大閱於宛陽欲　擊燕燕王皝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復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軍入自蠮螉塞直抵薊城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慕容翰請於燕王皝伐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北

道于關南道險陜衆欲從北道翰曰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凡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爲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翰及慕容霸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拒北道自帥羸兵備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皝以大衆繼之高句麗兵大敗諸軍乘勝逐入凡都釗單騎走獲其母妻會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

皝不復窮追遣使招釗不出韓壽曰高句麗之地不足戍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鳩集收其餘燼猶足爲患請載其父屍囚其主母與婦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皝遂發釗父墓載其尸虜男女五萬餘口毀凡都城而還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胷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

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闞、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卽行、

桓溫軍至青衣、漢大發兵趣合水以拒之、議者欲

分合處俱有至理俱有似是而非之語是在智者耳

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走敗

趙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欲棄外城武威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眾心大事去矣固守大城秋帥眾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

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魏王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之、閔趣常山、恪追及於魏昌之廉臺、燕兵十戰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

人憚之、恪巡陳諭將士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饑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所將多步卒、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乘千里馬、

閔勢亦特

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其馬忽斃為燕兵所執送於龍城斬之

桓溫帥師伐秦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趨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夏四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溫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灞上

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聞溫入關披褐謁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

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温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温軍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温指秦麥為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温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萇等隨温擊之、比至潼關、温軍屢敗、亡失以萬數、符雄擊司馬勳、亦敗還漢中、温之屯霸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温徑進逼長安、温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温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温之持重、温殺之、

有仁人之心方可爲大將

段龕據廣固城、燕諸將請急攻廣固、慕容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段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求必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龕嬰

魏延斜谷許

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面縛出降、俱穆帝

桓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會于清、引舟自清入河、舳艫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

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遣攻胡陸拔之燕主暐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溫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犇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溫垂表申胤封孚悉羅騰從軍暐又遣樂嵩請救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溫伐

與書
諫令
同意
安得

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今溫舉山東進屯洛邑取幽冀之兵引幷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苟池鄧羌帥步騎三萬以救燕封孚問於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曰以溫聲勢似能有爲然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

不反

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初溫使袁眞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門李邽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

此非所及唯于豈宜敗所謂知彼也

棄輜重鎧仗自陸道犇還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

王猛伐燕聞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

雖非馭將之正亦不可謂原剛豪杰矣

能破勍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大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萬餘慕容評單騎走還鄴俱帝奕